

马太福音第 16: 15—19 译解之检视

薛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关键词: 圣经马太福音第 16 章; 语言; 翻译; 释经学与诠释学

摘要: 天主教关于教皇的教义和建制, 同马太福音第 16 章第 15—19 的文字有紧密关系, 天主教内外对这些文字的理解和解释向来存在着差别与对立。本文沿此介绍了德国“世界报”网上进行的一场争论。这一争论源起于德国许多媒体炒作“教皇”这一名号, 由此而言及马太福音这章文字同教皇的关系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也展开了争论。本文就此对圣经这章有关文字的不同解释与翻译作了一些比较, 以期说明理解的多元性和解释的局限性, 同时也说明一种开放的商讨何以是必要的。

中图分类号: B9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511(2009)06-0078-07

—

“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年南京版关于马太福音第 16 章有如下文字:

15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16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17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18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权柄”原文作“门”)。19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在德国圣经协会路德译“圣经”本(Die Bibel Nach der Übersetzung Martin Luthers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Stuttgart)

内, 同一经文是这样翻译的:

15 Er fragte sie: Wer sagt denn hier daß ich sei?

16 Da antwortete Simon Petrus und sprach: Du bist Christus, des lebendigen Gottes Sohn!

17 Und Jesus antwortete und sprach zu ihm: Selig bist du, Simon, Jonas Sohn, denn Fleisch und Blut haben dir das nicht offenbart, sondern mein Vater im Himmel!

18 Und ich sage dir auch: Du bist Petrus und auf diesen Felsen will ich meine Gemeinde bauen und die Pforten der Hölle sollen sie nicht überwinden!

19 Ich will dir die Schlüssel des Himmelreichs geben, alles, was du auf Erden binden wirst, soll auch im Himmel gebunden sein, und alles, was du auf Erden lösen wirst, soll auch im Himmel gelöst sein!

在天主教内, 马太福音这一部分文字

收稿日期: 2008-12-31

作者简介: 薛华,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非常重要 涉及所谓 “Successio apostolica [使徒继位]” 的问题。文献表明, 自公元 4 世纪以来, 天主教关于教皇的学说与教义最主要的是根据这些文字, 教皇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的理解与论证, 教皇的权威, 他的权力与权限, 他的建制等方面的确定等, 都是根据这些文字或是从这些文字进行引伸或者归到这些文字上来的。就“圣经”有关的篇章而言, 马太福音中这些文字也是最重要和最完全的。由于这一缘故, 假如我们把有关的更多文本作一比较, 细致地考察一下天主教范围内从这个方面进行的不同解释(例如 12~13 世纪所谓的 Konziliarismus 同主张教皇至上相反而突出教会全体会议权威的理论, 20 世纪 Hans Küng 的理论, 等等) 的长期历史, 那将是很很有意思的。在 K 拉纳的《神学小辞典》(Karl Rahner/ Hebert Vorgrimler: Kleines 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Breisgau 1961) 第 276~277 页中, 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话: “Es ist für ein echtes geschichtliches (d. h. Unterschied wie Kontinuität ebenso anerkennendes) Denken selbstverständlich, daß in Lauf der Geschichte die konkrete Durchführung dieses Anspruches des römischen Bischofs wie auch die reflexive Erkenntnis und Formulierung dieser päpstlichen Vollmachten und Rechte eine Entwicklung durchmachen, die nicht ohne Schwankungen verlief [对于一种真正历史的(即既承认区别, 亦同样承认连续性的)思维而言, 毫无疑问, 在历史行程内罗马天主教的这一要求的具体实施, 以及对于教皇这些全权与权利的反映认识和表述, 都曾经历过一种发展, 它并非没有种种摇摆就走了过去]。”在这里, 作者们肯定了有关的理解与建制是一个过程, 是有变化的, 甚至是不无“Schwankungen”, 亦即诸多“摇摆”的。那么, 有关理解与建制是否还会发生变化呢? 词典的作者们对此同样是肯定的, 决不缄口。例如在谈到教皇“无过错”这一条时, 作者们在第 277 页写道:

“Mit dieser glaubensmäßig verbindlichen Lehre des I. Vaticaniums ist weder gesagt, daß theoretisch alle Fragen schon völlig geklärt seien über das Verhältnis des Papstes zur Gesamtkirche und vor allem zum Gesamtepiskopat (vgl. hierzu vor allem → Bischof → Konzil), noch daß praktisch die konkrete geschichtliche Gestalt des heutigen päpstlichen Primates keine weitere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mehr haben können [以第一次梵蒂冈会议决议按信仰具有约束力的这一学说所言说的, 既非是一切有关教皇与整个教会关系, 而特别是同整个主教团关系的问题(关于这点请首先参考词条: 主教 → 宗教会议), 都似乎是在理论上已经完全得到澄清的, 亦非是今天教皇优先权的具体历史形态, 似乎在实践上不再具有近一步的历史发展]。”这种看法不仅在释经学上很有意思, 就是在哲学诠释学上也很有意思, 因为这涉及到理解与解释的历史性、多样性与有限性。

在德国“世界报”2008 年 11 月 10 日 WELT ONLINE 网上我们看到了同“圣经”新约里这些文字相关联, 且在天主教会与神学界范围外发生的一场颇为有趣的争论。

舍克·克利格 (Sönke Krüger) 11 月 3 日发表了一篇题为 Zur Heile mit Sex-, Bären- und Literaturpäpsten [借性教皇、股市教皇和文学教皇走向地狱] 的杂文, 从而引起了这一场讨论。

作者的意见是世上各时期只可有一位教皇。为什么呢? 其根据是在“马太福音”第 16 章第 18 节内耶稣和彼得对话时, 称呼彼得是用“你”字, 在语法上这是单数第二人称, 所以指的是单一的一个人。既然如此, 那么教皇作为彼得的继任人, 也就应当是各时一位, 而不能像德国媒体那样, 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出许许多多所谓的教皇, 其中还有一群女教皇。“教皇有一个就足够了!”可是, 历史上曾经有过同时存在两位甚至两位以上教皇的时候。于是这位作者不能不涉及这一问题。他说只有一

位教皇,且只有一位坐在罗马的男性教皇,这是天主教的教义,也是天主教内部的共识。他说这是自1449年以来的事情。费利克斯五世是最后一位“Gegenpapst[伪教皇]”,那年他宣布退位,从此以后在罗马天主教内各时期就只有一位教皇了。

2008年11月3日,有一位名为欧雷普林(Oreprim)的网友发表评论,也认为应当只有一位教皇,并认为这乃是“自然的”。但他也说到曾经有过同时存在3位教皇的时代,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法权上”没有什么异议可说。

同日,另一网友彼德·科尼希(Peter König)发表评论表示不同意舍克·克利格对马太福音同一说法的解释,他反驳的语气很重,认为克利格的解释完全歪曲了圣经在该处的意思,且也违反了全部语法和理智的规则。他认为耶稣用“你”不是指教皇。不仅如此,他进而认为“Nirgend hat Jesus gesagt daß es einen gewählten Nachfolger des Petrus gibt. Er hat Petrus vor sich stehen gehabt und zu diesem gesagt DU..... Nicht zu andern Leuten. Diese Anrede ist nicht übertragbar[耶稣没有一处说到有一个被选的彼得继任人。他的彼得是站在他当面的,他是对这个彼得说‘你’,不是对其他一些人。这一称谓是不可转用的]。”他反对依据天主教学说来进行解释,理由是它恰恰颠倒了原意,并且只是为天主教的权势要求作论证的。他主张“Wir müssen schon in die Bibel schauen um die Bibel zu verstehen[为了理解圣经,我们就必须得看清楚圣经]”。

2008年11月5日,一位名为鲁普斯(Lupus)的网友谈的是他所认为的“一切”教皇的共同点,更确切地说,共同的缺点:傲慢和自视不凡,云云。此外他还补充了一位被说成“太阳能教皇与能源教皇”的人。

2008年11月5日,一位名为安东(Anton)的网友写道,他认为耶稣说他要

其上建起教会的那段文字并不是谈教皇,教皇制度是以后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耶稣说那些话时,十二使徒们的位置是平等的。这位网友还认为,耶稣所说的他要在其上建起教会的磐石,其所指的也不是彼得,而是指耶稣自己:“Jesus selbst ist der Fels was man nicht nur aus dem Alten aber auch aus dem Neuen Testament erfahren kann[耶稣本身是磐石,这点人们不不仅能够从旧约内,而且能够从新约内见到]。”

二

现在让我们对这一争论谨简地发表些议论。

首先,我们先列述这几位网友对马太福音有关文句解释的异同。克利格的说法在语义上包含着承认教皇,且仅仅承认一位教皇。他提到曾有同时存在两个教皇的情况,但指出后来天主教形成共识,建制是只有唯一一位教皇了。他的说法和天主教有关这方面的教义和制度没有冲突,他只是借天主教教义和制度来行文,来发挥自己。基于这一点,他的文章反对在一位教皇之外,再以其他方式“制造”出另一位或另一些教皇。在这里,他的矛头本意是指向德国媒体用“教皇”这一称谓大肆进行炒作。

与克利格不同,科尼希断然认定马太福音的有关文句既不是在谈论教皇,也不是在谈论彼得的继任人或彼得的化身。这样一来,科尼希事实上也就否定了天主教的解释和以之进行的建制。按照他的解释,马太福音—耶稣—彼得和教皇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天主教关于教皇的解释、建制与决定就失却其经文根据而被悬空了。这当然也就动摇了教皇的正统性或合法性。按照P·科尼希的说法,即使实际上只有唯一一位教皇,这在马太福音内也没有根据。

安东的看法比较特别。他和科尼希一样,否认马太福音中的有关文字是在谈论

教皇。他否认彼得在十二门徒中的特殊地位，而坚持认为耶稣是将十二门徒的地位等值的。根据天主教学说，耶稣缔造天主教教会时，曾把教会的领导权交给他的门徒，在十二个门徒当中，他把彼得置于首位。安东的看法否定了这点，他认为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所说的“磐石”，根本不是指彼得，而是指耶稣自己：“耶稣本身是磐石。”耶稣把世间的教会建立在以自身为磐石的这块磐石上。

我们看到，对马太福音同一章节的解释是多么不同，它们甚至是对立的。这样，我们就应当试图作第二点评论，看看什么样的解释可能离经文文意要近一些。为了能够行文讨论，这里暂先依据我们在前面引出来的文本，把它们假定成范例，但这并非认定它们在其他译本（例如香港圣经公会现代中文译本）之外是所谓的权威版本。如果我们抛开有关那些争论，先从文字上来解读马太福音这一章节的文字，那我们大都会这样来看：这是耶稣同他的门徒们的一次对话，因为是彼得回应耶稣的问话，所以这一对话就演化成耶稣和彼得两者之间的对话。如果我们间接地以有关争论为背景来解读这一对话，那我们似乎可以突出一点：这是耶稣同所有十二个门徒的对话，而非单单同彼得的对话；但是这一对话发生了变形，产生一个变体，成为了耶稣与彼得之间的直接的对话。事情原本是耶稣和全体十二个人的对话，而他同全体十二个人的对话变成了同十二个人中的彼得一人的对话。这里最明显的标志是耶稣从用复数第二人称“你们”变换到用单数第二人称“你”。这个“你”是指彼得这一位使徒，不是指其他十一位。不过彼得是十二门徒之中的一位，他依然属于耶稣启动谈话时劈头提起的“你们”。

为什么谈话会发生从“你们”到“你”的变化呢？这和“你们”中的这个“你”的特殊性有关。彼得这个“你”回答了耶稣所提出的问题。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答：你是耶稣。彼得在十二门徒中说出了耶稣是谁，他在这里也就成了唯一作出这一回答的使徒。这一回答非同小可，其来源乃是神的启示。彼得的特殊性还在于耶稣向他启示了他是彼得。这又是一种神秘的启示。彼得的第三个特殊的地方是，耶稣把掌管神国钥匙的权能交给了他。这是一把不同寻常的钥匙。此外，耶稣把彼得看作是“磐石”，他要把他的教会建在这块磐石上。不过这点还需要一番讨论。

到此为止，我们从马太福音的文字看到的是：1. 耶稣讲自己是用“我”字，他面向他的全体门徒讲话时是用“你们”，但他转而和彼得对话时用的是“你”字，在这种情形下，“你”是指彼得；“你”是第二人称单数，是指彼得一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说教皇是和彼得对应，那教皇就应该是一位，而不应该是两位、三位或者更多位。在这个意义上，克利格和欧雷普林的说法是有根据的。2. 我们读到，彼得在这里和其他使徒相比，的确有一些特殊的地方，他得到了一种超自然的启示，知道耶稣是神子，他掌有耶稣交给他的权能重大的钥匙，他被耶稣视为他的教会的磐石。彼得具有的这类特殊情形，包含一种可能性，使得通过种种中间环节，把他和教皇观念联系起来，而这些环节也难免会引起争议。尽管如此，经文的确没有说到彼得是教皇，没有说到彼得直接同教皇有什么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科尼希和安东的说法是有理由的。

这样，在马太福音这一章同教皇理解与建制的关系上，我们最终看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从这一章来证明教皇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另一种看法则是从这一章来否定这一正统性与合法性。这个实例，再次证明了对同经文不只会产生不同的解释，而且会产生恰恰相反的解释。在此，人们有权利主张其中一个方向而反对另一方向，但人们同时也有义务尊重主张另一方向的人们主张他们的方向而反对

自己的方向,而不强求别人非得和自己的主张一致。诚然,这样做未必能够保证双方达成共识,但却可以促使双方超越各自的主张。作为平等相待的人,学习互相承认和尊重。对教皇和彼得间的对应关系进行论证与反驳,是一个专门问题。它涉及许多方面,不但经历了长期的争论,而且仍在争论之中。这是必然的,有意义的,从中可以看到天主教内讨论和商讨的传统在发展,小心警惕和下力责罚非正统思想与信仰已显得不合时宜。这个尚被黑格尔指为实质性宗教的教会在日益变为内外可以进行讨论的对象,甚至包括以圣经与教皇为题公开进行争论。“允许人说话”这一人伦常理,在我们这个动向不明的时代似乎得到了更多的承认与尊重。

其次,安东认为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所说的“磐石”,根本不是指彼得,而是指耶稣自己。他认为耶稣把自己视为“磐石”,说耶稣本身就是“磐石”,这一点恐怕值得商榷。我们看到,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南京版“圣经”的翻译是“¹⁸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权柄”原文作“门”)”。在德国圣经协会路德译“圣经”本内,同一经文是这样翻译的:“¹⁸ Und ich sage dir auch: Du bist Petrus und auf diesen Felsen will ich meine Gemeinde bauen und die Pforten der Hölle sollen sie nicht überwinden können.”“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Du bist Petrus und auf diesen Felsen will ich meine Gemeinde bauen。如果我们严格按照“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这一文络来读这一段话,如果不是假设耶稣在这样说时同时面向其他门徒,我们对这一说法就不能不感到有欠顺遂,有欠明确。“……这磐石……”/“... diesen Felsen...”可能是指彼得,也可能不是。它也可能是从其他方面来取喻。如果允许读者推测的话,不过把“这磐石”理解成是指彼得,这在文字上倒是有一重要

旁证:彼得,或“Petrus”,在希腊文里是“Petros”,与“Petra”有关;“Petra”的意思是“石”,“岩石”,或者说“磐石”,是对北闪族语中主要语言阿拉密阿语“Kēphas”的意译。依据这一线索来看,耶稣当初说“你是彼得”时,“彼得”在句子里的字音不是“彼得”,而是“Kēphas”,“Kēphas”的字义是“磐石”。人们尽可把耶稣看作教会的“磐石”,但在马太福音这里,“这磐石”却不可能是耶稣的自况、自比,简单的理由是这样读来不顺。不管怎样,“磐石”是否指彼得,在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也是不同的。

这是对同一的文字。因所说的文字都是译文,它们的源头可能是拉丁文、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抛开它们和这些源头文本的关系不谈,它们在一些关节上也互有差异。这也可以证明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天主教的翻译方式”,往日企求这一方式的努力最终不能不加以抛弃。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南京版中是说“这磐石”,而两个德文本中都是说“diesen Felsen”,其代词应当是单数。在中文里可以译作“这一磐石”或“这块磐石”。除了释文的明白确定与不那么明白确定之别而外,似乎还有对错之别:南京版的翻译“¹⁸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权柄”原文作“门”)。”此中的这个“他”字也是可以商榷的。“他”是阳性单数第三人称,据此句中应当是指彼得其人,但是这不顺当;如果“他”指的是“这磐石”,那在现代汉语里就应当是用“它”字,而非“他”字。如果所指的是耶稣的“教会”,那也应当用“它”字。有人也许要用“她”字,但这定然是出于自己的特殊角度,或许也可以算作一种修辞手法,但与语法无干。两个德文本在这一场合都用阴性单数第三人称“sie”,是指“meine ‘Gemeinde’”或“meine ‘Kirche’”,都是指南京版里的“我的‘教会’”。在此,两

个德文本的指谓应当说是恰当的。南京版的就很难说了。此外，如同“教皇”一称，即使是“教会”这一译语，我们在这里也只是将就约定俗成，并不能认定译得已是完全得宜，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讨论了。

另一有区别的是，在德国圣经协会路德译“圣经”本内同一经文是这样翻译的：Du bist Petrus und auf diesen Felsen will ich meine Gemeinde bauen und die Pforten der Hölle sollen sie nicht überwinden。同处在德文“统一译本（Einheitsübersetzung）”的翻译是：Du bist Petrus und auf diesen Felsen werde ich meine Kirche bauen und die Mächte der Unterwelt werden sie nicht überwinden。从两者之间可以看出有如下几点差异：1 “... will ich..”对“... werde ich..”；2 “... meine Gemeinde..”对“... meine Kirche..”；3 “... die Pforten..”对“... die Mächte..”；4 “... der Hölle..”对“... der Unterwelt..”。

在“1”里主要是口气不同，但意味也有所不同，译成中文大致等于是“我要”与“我将”之间的关系。在“2”里“Gemeinde”和“Kirche”两字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等义，但在另一情形下则不可以简单互换，至少“Gemeinde”这个德文词的根源可以说是德文，而“Kirche”这个德文词的根源却是希腊文“kyriake”了。在“3”里“die Pforten”的意思是“门”，而“die Mächte”就指力、威势、能力、势力、权力之类了。在“4”内的差别可与中文中的“地狱”和“阴间”、“冥府”的差别相对照。

值得一说的是，在1998年南京版“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权柄”原文作“门”）”这整个一句内，对“阴间的权柄”和“（‘权柄’原文作‘门’）”这一补注，人们将会问：既然“原文作‘门’”，为什么不在译文里径直用“门”字呢？如果译文里作“门”字，那么整句话就将成为这

样：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它]。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推想南京版的译者也可能感到有了问题：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它]”，那“阴间的门”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阴间的门”会“不能胜过他[它]”？这个“什么意思”和这个“为什么”的疑惑对我们也可能产生，因为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它]”，在我们的语言习惯内，从而在我们的文化内缺乏不言而喻的或可以轻易联想到的对应物。而且看来，德文“统一译本（Einheitsübersetzung）”的译者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此他也不用“die Pforten[门]”，而是用“die Mächte”，即力、力量、势力、强力、威势、权力之类。这样处理，可以使读者对这句话变得易于理解，同时也绕开了所遇到的问题，使这句话在相当程度上离开了“原文”，使翻译一时间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注释或解说。与南京版及德文统一本不同，路德本在这里则径直用“die Pforten[门]”，而不考虑一般德国人是否读起来会别扭和感到奇怪。这个译本似乎在要求它的读者去了解耶稣时代犹太人的语言习惯，要求读者自己去了解耶稣所说的“地狱”或“阴间”究竟指什么，从而了解耶稣说的地狱的“门”是在什么意义上用的。译者仿佛是相信他的读者会知道或必能想到耶稣说的“地狱”或“阴间”是指有人缺乏爱、顽固执己、专擅不化，结果形成一个自我封闭体，拒绝接受上帝，拒绝和耶稣的教会结合，从而陷于恶，沦于败坏。由此读者可以设想地狱或阴间是比喻一个抗拒上帝和他的教会的自我封闭体，这一自我封闭体的门是紧关着的，自认坚不可摧，攻不可破。但在耶稣看来则不然，面对他的教会，阴间的门是无力的，阴间不可能靠自己的那些门挡住上帝和教会，从而保住自己。

吁，大哉语言，大哉翻译！孰可不敬而学之，孰可不学而能之，孰可将之据为

一己所专有?这里我们看到了翻译的困难,看到了翻译过程中那种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困境。这种困境无可避免,因之也无可否认,把它简单地归因于译者,那可能是不懂语言和翻译的相对性。而译者如果有意掩盖自己翻译中的困境,必有顾此失彼,那就有违诚实了;如果企图把自己的翻译强加于人,那就不免有些强梁之气;而如果用自己的翻译来抹煞他人的翻译,那就可称有失自爱与自尊了。翻译必须是翻译,翻译只能是翻译。语言间可通,但它们之间也有推移,有错位,有断裂,有壁垒。贺麟先生在《文化与人生》一书(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3页引证1928年出版的《中国的纪录》一书时,提到“圣经被翻译成中国的文言、白话及方言,总共有42个版本”。这无疑是“圣经”翻译史上的一个壮观场面,但同时也必属不得已而致。人们尽可去议论不同译本间的孰高孰低,但更有意思的是应该在于发现翻译的困境,在于品味其中何以无可轻易往来和满意代偿,懂得抱憾和懂得学习修改,而最佳的享受恐怕莫过于看出它们何以可能兼容而非排他,何以相异而相成和何以是在共同协作,以至看出它们何以展示着一种无形而实有的关系与结构,一种可称是在以教传教,以心传心的宏大运动。体会出这点,是一种幸福,不但要求虚心,而且需要幸运。海德格尔以自己缺乏语言为苦,伽达默尔力图以对话来克服独白的死穴。不管怎样,仿佛命定的一点是,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完满地掌握语言,没有可能摆脱语言的困境,以致能够在语言世界内随意驰骋,以致能够信手独创语言,以致能够把语言当作自己随心所欲所使用的工具。现代诠释学没有忘记自己的传统,它重新强调人的局限性,认为人的局限性同样会表现在把握与运用语言上。认识到这点恰恰是人理解他人,特别是人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理解语

言的一个重要方面。喜好说“我”、“我的”,这是现代人当中流行的一大语病。针对这一流行病,庄子书里有段话也许可以算是一剂良药,虽说也许更像一剂猛药。《知北游》篇写有如下对话:“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即使是舜,他的身也非以他而有,属他专有,何况道,何况语言,甚至“我”、“我的”这两个词本身?

克利格列出的“教皇”有:文学教皇,这是“图片报”、“南德意志报”、“汉堡晚报”等称兰尼基(Marcel Reich Ranicki),而“柏林信使报”则称他为书籍教皇。著名的“镜报”杂志称舍贝克(Wolfram Siebeck)为美食教皇,称克诺普(Guido Knopp)为电视—历史教皇,而“图片报”则称他的友人卡拉瑟克(Helmut Karasek)为文化教皇。性教皇,这是“花花公子”杂志对考勒(Oswald Kolle)的称呼,而“日报”则称努巴特(Helmut Neubart)为性爱教皇。“星期日世界”称施拉格(Jan Schrage)为酒店教皇,“法兰克福环视”报称杜登贺弗尔(Ferdinand Dudenbiffer)为汽车教皇。“世界报”称古利特(Cornelius Gurlitt),“法兰克福汇报”称胡格斯(Robert Hughes),“彩编”杂志称劳厄(Peter Raue)为艺术教皇。“柏林晨报”和“法兰克福汇报”称道尼克(Manfred Donike)与弗朗西斯(Charlie Francis)为兴奋剂教皇,而楚莱(Jürgen Zully)则被“BZ”杂志称作睡眠教皇。除了男教皇,他还列有一些女教皇,有关名号、人名和出处恕我们不译、不列。克利格说“diese Papst-Flut [这一教皇—洪水]”是“ein Ausdruck von Fantasielosigkeit [一种失去想象力的表现]”,无论是把教皇这一名号扬得满天飞,还是把皇帝这一名号掀得震天响,都难说不是如此。所谓“为之伪谓之失”。

■责任编辑/卢云昆

Hegel's Philosophy of art and one source of controversies of the Philosophy of art in the West.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this paper proves that Hegel is not a pessimist in terms of art because many of his ideas on the Philosophy of art have some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and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art initiated by Hegel deserves more studies.

A Study of Montaigne's Essay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etics

LIU Yang

«Poetics» in a broad sense refers to literary theories and in this sense Montaigne's Essays is an important one in the Poetics of Renaissance. Essay (Essays) was a new literary genre bordering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initiated by Montaigne which expresses the writer's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ivity and embodies the critical tradition of classical culture. The ideas of Montaigne's poetics include the following: poetry requires deep deliberation; imagination rests on thinking; at a low level poems can be evaluated by rules and techniques, but really good poems are beyond the control of rules and techniques; reading should be a kind of entertainment and poetry has its entertaining functions which saw no match in the Poetics of Renaissance. These ideas are not Montaigne's fancies but the aesthetic criteria of essays. That is why Montaigne didn't praise Cicero who enjoyed very high reputation in Renaissance because Cicero's style was like Plato's which was long and indirect, suitable for teaching and instruction but unsuitable for casual reading.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15—19 Paragraphs in Chapter 16 of Matthew

XUE Hua

The doctrine and establishment of Catholic Pop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15—19 Paragraphs in Chapter 16 of Matthew which have produce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inside and outside Catholicism.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summary of the net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 in DIE WELT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cooking up of the title «Pope» by the German media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ope and this chapter in Matthew. This paper giv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chapter and their features of pluralism and limitations as well as the benefits of open-minded discussion.

A Commentary on Zhang Shiyong's Returning Home: My Philosophical Life

ZHAO Tao

Mr. Zhang Shiyong is a famous Chinese philosopher and in his later years he advocates a new philosophy of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all beings are related», which is not a simple response to the previous understanding of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with a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but a kind of returning to a higher level of dialectics. Through a detailed study, Mr. Zhang gives his approval of subject philosophy and accepts some of its good elements and has his innovation and transcendence. Mr. Zhang not only advocates a noble spirit of «all beings are an organic whole» but also emphasizes human subjectivity and enterprising spirit. This is an inheritance of the fine tradition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constructed by Xiong Shili, Feng Youlan and Jin Yuelin. Mr. Zhang ha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and theories and has his innovation 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classics: a perfect unity of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Mr. Zhang uses «returning home» as the summary of his philosophical life in this book, which is a truthful record of his spiritual return and philosophical transcendence and has much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